

T h e F i l m C l u b

父子电影俱乐部

陪孩子走出叛逆青春期

David Gilmour

〔加〕大卫·吉尔莫 著 连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T h e F i l m C l u b

父子电影俱乐部

陪孩子走出叛逆青春期

David Gilmour

〔加〕大卫·吉尔莫 著 连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子电影俱乐部：陪孩子走出叛逆青春期 / (加)
吉尔莫著；连城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8
ISBN 978-7-5442-7172-1

I. ①父… II. ①吉… ②连… III. ①青春期—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146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8-251

THE FILM CLUB © 2007 by David Gilmour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avid Gilmour c/o The Rights Factory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父子电影俱乐部：陪孩子走出叛逆青春期
〔加〕大卫·吉尔莫 著
连城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白路 刘文茵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36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172-1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第一章

几天前，我在一盏红灯前停步的当儿，看到儿子杰西正步出电影院。他和新女友在一起。她用指尖勾住他的外套袖子，在他耳边低语着什么。我搞不清楚他们刚看过的电影是什么——影院大门上方的公告牌被一棵繁花盛开的大树遮住了——然而一股隐隐作痛的怀旧之情涌上我心头，让我记起了我和他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三年时光。我们一起看电影，在门廊上畅聊，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一般而言，在儿子的青春岁月中，做父亲的不会那么迟还和他在一起。虽然现在我不像过去那样经常见到他（本该如此），但那过去的三年可真是愉快极了。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那都是一次幸运的转折。

当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时，我相信世上有一个坏男孩们辍学了都会去的地方。它就像大象们的坟墓，位于地球的某个角落，只不过这个角落完全由小男孩们精致的白骨铺成。我深信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仍不时发噩梦的原因。我梦见自己为通过物理学测验而学习，梦见自己怀着越来越焦躁的心情飞快地翻看课本——那些向量和抛物线——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些知识！

三十五年之后，我儿子的成绩在九年级时开始波动，到了十年级则一落千丈，我体验到了某种双重的恐惧，首先是因为这正在真实发生的事情，其次是源于一种记忆犹新的感觉。现在它仍然鲜活地盘踞于我的体内。我和前妻互换了房子。“他得和男人生活在一起。”她说。我搬进了她的房子，她迁到了我的阁楼，这阁楼太小，容不下一个一米九三的笨拙男孩。换了房子以后，我私下里认为，自己就可以代替前妻指导他做家庭作业了。

然而这无济于事。面对我每晚发出的“这就是你全部的家庭作业？”的疑问，我儿子杰西总是兴高采烈地回答“确实如此”。夏天时他去他妈家待了一个星期，他走后，我发现了一百项各不相同的未完成的家庭作业四散在他卧室中每一个你能够想得到的隐蔽角落。一句话总结，学校让他变成了一个撒谎精和狡猾的家伙。

于是，我们将他送到一所私立学校。好些个早晨，一位困

惑不已的秘书会给我们打电话：“他人在哪儿？”当天的晚些时候，我那四肢瘦长的儿子会出现在门廊上。他去了哪儿？或者去了郊区的商场参加说唱比赛，或者是去了不那么有趣的地方，总之不是学校。我们会狠狠批评他，他也会正儿八经地道歉，然后老实好几天，但接着他又会故态复萌。

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少年，非常骄傲，看来不会做任何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不管由此造成的后果令他有多烦恼。而很多事情确实令他烦恼不已。除了老师的评语还不算糟以外，他的成绩单令人沮丧。人们喜欢他，各种各样的人，甚至逮过他在学校墙上涂鸦的警察也喜欢他。是一位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邻居认出了他。警官带他到警察局的时候说：“杰西，换了我是你，我会考虑忘掉什么犯罪生涯。你真的不是那块料。”

最后，有一天下午，在辅导他学习拉丁语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没有笔记，没有课本，什么都没有，面前只放着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上面涂了几行他想要翻译的讲述古罗马执政官的一段话。我记得他垂头坐在厨房桌子的另一端，这孩子有一张苍白的晒不黑的脸，这张脸上任何表情都一览无余，即使是猛地关上门引起的最小的不快你都能看到。这是星期天，正处于青春期的人会痛恨的日子，因为周末差不多已经过去，家庭作业却还没做，城市灰蒙蒙的，像阴天的海洋一样。湿漉漉的树叶掉落街头，星期一在浓雾中逼近。

过了半晌，我问：“你的笔记在哪儿，杰西？”

“落学校了。”

他有语言天赋，知道它们的内在逻辑，具有演员般灵敏的听觉——这对他应该毫不费力——但看着他前前后后地翻着书，我看得出他对什么东西在哪儿压根一无所知。

我说：“我实在是搞不明白，你干吗不将你的笔记带回家。这会让你学得更吃力。”

他听出我声音里的不耐烦了；这令他紧张，反过来又让我有些微的不快。他怕我。我讨厌这样。我不知道父子之间是不是都这样，抑或是，具体地说，我的急性子，我性格上遗传下来的不耐烦成了他焦虑的源头。“别紧张，”我劝慰他说，“这会很有趣的。我喜欢拉丁语。”

“你喜欢？”他急切地问，更像是为了将话题扯开，不再绕着他没带笔记这件事打转。我看着他忙乎了一阵——他沾了尼古丁的手指转动着钢笔，留下了糟糕的笔迹。

“到底怎样才能抓住一个萨宾女人^①并获得她的芳心，老爸？”他问我。

“迟些我再告诉你。”

顿了一顿后，他问道：“‘钢盔’这个词是动词吗？”

我们继续谈下去，午后的阴影扩散到了厨房的瓷砖上。铅笔尖在塑料桌面上跳动。慢慢地，我意识到房间里发出一种喻

^① 源自罗马神话传说。相传罗马人为了延续后代，在罗马城建城之后掠夺了大量萨宾女人。

喻声。这声音是哪儿发出的？他发出的吗？但那是什么声音？我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他。那是一种乏味，没错，一种稀薄的、精细的，几乎如细胞般微妙地证实了他对手头正忙着的事情漠不关心。基于一些奇怪的原因，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我感觉那声音似乎正在我的体内嗡嗡作响。

我想，这就是他在学校过日子的方式。这种东西，你不可能战胜得了。突然之间——就像打破窗户的声音一样明白无误——我知道在和学校的战役中，我们输了。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这是一种本能——在这些事情上，我将要失去他。某一天，他会站起身，走过那张桌子说：“我的笔记在哪儿？我告诉你我的笔记在哪儿。我随便将它们丢掉了。如果你不让我消停，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随后他会走开，砰地大力关上门，事情大概会变成这样子。

“杰西。”我温柔地说。他清楚我在看着他，这让他焦虑不安，感觉他似乎又要遇上麻烦了；他前前后后地翻课本，这是他转移注意力的一种方法。

“杰西，把钢笔放下。请停一停。”

“什么？”他说。我感觉到他的脸色是如此苍白。那些香烟正在过滤掉他的生命。

我说：“行行好吧。我希望你想一想，你到底是否要去上学。”

“老爸，那些笔记在我的……”

“别管那些笔记了。我希望你想一想，到底要不要接着

上学。”

“为什么？”

我感觉到我的心跳加快了，血液涌上了我的脸。这是一个我从没做过的决定，以前甚至连想都没敢想过。“因为，要是你想不去学校，那也没问题。”

“什么没问题？”

直说吧，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吧。

“要是你不想再去上学，那么你可以不去。”

他清清嗓子。“你打算让我辍学？”

“只要你愿意。不过，请用几天的时间好好考虑考虑。这是一个非常……”

他霍地站了起来。每当兴奋难耐，他总是站起来。他漫长的身体无法承受这种激动而保持平静。他将身体靠向桌子，压低声音，仿佛怕被人偷听到。“我不需要考虑几天。”

“还是考虑一下吧。我坚持。”

那一晚，我灌了几杯酒给自己打气，到我那坐落在一家老糖果厂里的阁楼，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她。她是一位身材瘦削的可爱女演员，是我认识的世上最善良的女人。她是一个非常“不女演员”的女演员，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然而她是一个会做最坏打算的编剧，我说了不到几分钟，她就仿佛看到他像流浪汉般住在洛杉矶街道上的纸皮箱里的悲惨命运。

“你认为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自尊心不足？”玛

姬问。

“不，”我说，“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讨厌学校。”

“要是他讨厌学校，那他一定是哪根筋出了什么问题。”

“我也讨厌学校。”我说。

“也许他遗传了你的基因。”我们徒劳地争论了一会儿，她流下了眼泪，而我喋喋不休地做出了连切·格瓦拉都会佩服的总结。

“既然如此，他该去找一份工作做。”玛姬说。

“你觉得，有必要以一件让他恶心的事来代替另一件吗？”

“那么，他该做什么？”

“我不知道。”

“也许他可以做些志愿者的工作。”她冷冷地说。

那天半夜，我醒了过来，我的妻子蒂娜睡在我身旁，我起床踱到窗口。月亮低悬在空中；它已经迷失了方向，等着被人带回家。要是我错了怎么办？我苦苦思索。倘若我必须以儿子为代价，让他毁掉自己的人生，又会怎样？

确实，我想，他是该做些什么。但做什么呢？我能让他做什么才能避免重演他的学校悲剧呢？他不读书，他讨厌运动。他喜欢做什么？他喜欢看电影。我也一样。事实上，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曾有好几年在一个电视节目里担当能说会道的影评人。我们能利用这一点做些什么吗？

三天后，他来到一家名为“天堂”的法国餐馆吃晚餐，餐

馆里铺着白色桌布，到处陈列着银器。他在外面等我，坐在石栏杆上抽烟。他从不喜欢一个人坐在餐馆里。那会让他觉得每个人都抛弃了他，他是个没有朋友的失败者。

我给了他一个拥抱，可以感觉到他年轻身体的力量，它的活力。“让我们叫些酒喝，然后聊聊。”

我们走进餐馆。握手。成年人的仪式让他开心。他甚至和酒保开了一个《华生一家》^①中的小约翰的玩笑。我们有些心烦意乱，安静地坐着等待者上菜。我们煞有介事地等待着，一直没有说话。于是，我让他叫酒喝。

“科比埃，”他低声说，“那地方是在法国南部，对吗？”

“没错。”

“有点泥土味的？”

“正是这样。”

“请给我上一瓶科比埃。”他说完对女侍应莞尔一笑，像在玩东施效颦的把戏，不过，我倒觉得很有乐趣。天哪，他的微笑可真迷人。

我们一直等到酒端了上来才开口。“你来尽地主之谊。”我说。他闻闻软木塞，笨拙地将酒倒进酒杯，就像是猫从陌生的碟子里舔牛奶似的，啜饮了一小口。“我说不上来。”他说，他的勇气在最后一刻抛弃了他。

①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热门电视剧。

“不，你行的，”我说，“你只需放松一下。要是你认为它不好，那就退掉。”

“我有点紧张。”

“你只要闻闻就好。你能辨别出来的，第一印象总是没错。”
他再次闻了闻。

“你把鼻子伸进去闻。”

“很好。”他说。女侍应也嗅了嗅瓶口。“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杰西。你老爸是这儿的常客。”

我们环视餐馆。那边是一一对来自埃托比科克^①的老夫妇。那边是一位牙医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儿子刚在波士顿的某所大学拿到了商科学位。他们向我们挥挥手。我们也向他们挥挥手。要是我错了该怎么办？

“那么，”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上次聊到的事情？”

我觉得他想站起来，但却不能。他环视四周，似乎因为感到被束缚而愠怒。随后，他将苍白的脸转向我，似乎在泄露一个秘密。“说真的，”他低声说，“我不想再踏进学校一步。”

我的胃部一阵抽搐。“既然如此，那就不去了吧。”

他沉默地看着我。他在等我说话，等待“交换条件”中“条件”的出现。

我说：“我只说一件事。你不需要工作，也不需付房租。你

① 地名，位于加拿大。

可以每天睡到下午五点。但不准吸毒。你要是沾了任何一种毒品，这个协议立刻作废。”

“好吧。”他说。

“我可不是开玩笑。如果你沾上毒品那玩意，我会将房子拆下来砸在你身上。”

“好吧。”

“不过，”我说，“还有一件事。”我感觉自己像《神探可伦坡》^①剧集中的侦探。

“什么？”他说。

“我想你每周跟我一起看三部电影。我来选。这是你要接受的唯一教育。”

“你在开玩笑吧。”沉默了一阵后他说。

我没有再多浪费口舌。第二天下午，我让他坐在起居室的蓝色沙发上，我坐在右边，他坐在左边，我拉下了窗帘，放了弗朗索瓦·特吕弗^②的《四百击》。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不知不觉爱上欧洲艺术电影的好办法，我想，在他懂得该怎么看这部电影之前，它一定会让他感到兴味索然。这就像学习常规文法的变体一样。

特吕弗，我解释道（我想简明扼要地讲一讲），通过走后

① 20世纪70年代美国热门电视剧。

② 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 1932—1984），法国导演。

门拍起了电影。他高中辍学（像你一样），后来成了一个逃避兵役的人，一个三流小偷；不过他热爱电影，在整个少年时代，他常常溜进战后巴黎的电影院看电影。

特吕弗二十岁的时候，一位有同情心的编辑为他提供了一份写影评的工作——六年之后，他拍摄了自己的首部电影。《四百击》是对特吕弗早年麻烦不断的逃学生涯的自传性回顾^①。

为了找到一位演员扮演青少年时候的自己，这位二十七岁的新手导演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几个星期后，一个从法国中部的寄宿学校逃学、搭便车来到巴黎的黑发男孩，参加了安托万这个角色的试镜。

他的名字叫做让-皮埃尔·利奥德^②。（到现在为止，杰西一直聚精会神地在听我讲。）我指出，除了精神病医师办公室那个场景之外，这部电影完全是在没有录音的状态下拍出来的——声音是后来补录上去的——因为特吕弗没钱购买录音设备。我请杰西留意一个著名的场景，也就是在一次巴黎户外教学时，全班的孩子一个个在老师背后溜走的场景；我也稍带提到一个非凡的时刻，也就是少年安托万和女精神病医师谈话的情景。

“留意她问他有没有和女孩睡觉时，他脸上流露的微笑，”我说，“记住，剧本上并没有这个场景，它完全是即兴拍的。”

①《四百击》的法文片名为“Les Quatre Cents Coups”，这是一句谚语，直译为“播种野生燕麦种子”，意为“少年时纵情玩乐”。

② 让-皮埃尔·利奥德（Jean-Pierre L aud, 1944—），法国演员。

我立刻发现自己说起话来开始像一位头皮屑过多的讨厌的高中老师。于是我开始放电影。我们从开头一直看到结尾——也就是安托万从少年感化院逃出来的那个长长的场景；他跑过田野，穿过农舍，跑过苹果林，一直跑到金光闪烁的海边。就好像他从来没看过海！它是如此宽阔无垠！它似乎无穷无尽地延伸。他跑下一条木阶梯，冲向沙滩，在那儿，波浪涌起，他缓缓回头并望向镜头；画面凝固，电影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我问：“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乏味。”

我回过神来。“你看得出你的处境和安托万的处境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吗？”

他想了一会儿。“没看出来。”

我说：“电影的结尾，也就是最后一个镜头他脸上那种有趣的表情，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

“他看起来如何？”

“他很忧虑不安。”杰西说。

“他忧虑什么？”

“我不知道。”

我说：“想想他的处境。他从少年感化院及家中逃出来；他自由了。”

“也许他在忧虑他现在该做些什么好。”

我说：“你的意思是？”

“也许他在说：‘好吧，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但下一步该怎么办？’”

“好吧，让我再问你一次，”我说，“你看得出他的处境和你的处境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他露齿一笑。“你的意思是说既然我不必去学校，那么我现在该做些什么？”

“是的。”

“我不知道。”

“好吧，也许这就是那孩子看起来烦恼重重的原因。他也没有头绪。”我说。

过了一会儿，他说：“在学校的时候，我担心得到不好的分数，还有就是怕惹上麻烦。现在我不去学校了，我又担心，也许我已经搞砸了我的人生。”

“很好。”我说。

“怎么好了？”

“这说明你不想因松懈而毁了自己的人生。”

“但是我多么希望我可以不必再忧虑。你忧虑吗？”

我下意识地吸了一口气。“忧虑啊。”

“所以不管做得有多好，人永远不会高枕无忧？”

“这要看是哪一种忧虑了，”我说，“比起过去，我现在的忧虑更让人开心一些。”

他凝视着窗外。“现在发生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像是在抽烟。抽完后我就会担忧自己会不会得肺癌。”

作为甜点，第二天我给他放了莎朗·斯通^①主演的《本能》。我再次对电影做了简单介绍，没什么特别。这是很简单实用的方法：不加渲染，只讲述梗概。如果他想知道更多，他会发问。

我说：“保罗·范霍文^②是一位荷兰导演。他在欧洲拍了几部卖座电影，后来向好莱坞发展。他的电影往往具有巨大的视觉冲击力，还有精妙的布光。他拍了几部不错的电影，都含有极端的暴力内容，但颇值一看。《机械战警》是这些电影中最好的一部。”我开始觉得自己听起来像一部摩尔斯电码机，不过我不想让他走神。

我继续说下去：“他也拍了一部有史以来最为糟糕的影片，一部装腔作势的假经典，就是《美国舞娘》。”

我们开始看电影。一位茶色皮肤的金发女郎在和一个人做爱的时候，用一把冰锥刺死了他。真可谓是美妙的开场。看了十五分钟后，观众很难不这样假设：《本能》并不只是讲低俗的人，它简直就是一群低俗的人拍的。电影中有一些学校男孩沉迷可卡因和女同性恋“堕落”的肮脏场景。然而，我得说，

① 莎朗·斯通（Sharon Stone，1958—），美国女演员。

② 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1938—），荷兰导演。